

# 世界秩序重建中的中國境遇



當下，世界秩序處在頗富張力的重建進程之中。這對國內生產總值(GDP)排名世界第二的中國來說，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處境。抗拒？順應？另闢蹊徑？中國又走到了一個歷史的大十字路口。國家明顯處在高度緊張的戰略決斷關頭。

## 一 二戰後秩序的崩潰

世界秩序的重建，首先從所謂「二戰後秩序」的崩潰中得到事實上的證實。這種崩潰，表現在下述幾個方面：其一，美國在重要的國際組織中接連「退群」。美國無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秩序的提供者與保障者，這與美國作為二戰盟國的領袖地位直接相關。美國近幾年相繼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JCPOA)、《中導條約》(INF Treaty)、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衛生組織(WHO)；加上之前退出的國際組織與協議，美國似乎在主動放棄自己的國際領導權，但其實預埋了重組國際秩序的種子。

其二，曾經給人強烈希望且運轉順暢的超國家組織如歐盟，在英國脫歐之下盡顯疲態。以此為標誌，超國家組織出現一輪明顯的退潮。非盟、南美洲國家聯盟、東盟的聲勢明顯不如從前。退守到傳統國家範圍內行動，似乎成為新一輪國際局勢變化的一個重要現象。

其三，世界兩個大國即美國與中國正展開全面博弈，讓國際社會有些不知所措。曾經是二戰後讓世界秩序得以維持的「中美國」(Chimerica)理念，在中美貿易戰演變為超乎冷戰的全面對壘之際，已經煙消雲散。中美爭鋒，讓新加坡這類國家陷入選邊站的困境，以至於李顯龍不得不為之發表國策講話，並刊文表述國家立場。

其四，世界政治經濟版圖正在發生巨大的改變，二戰後秩序明顯無法有力維持世界秩序。中國GDP的疾速增長是這一改變的主要驅動力，而美國與歐盟的經濟關係重構，則是撬動地緣經濟與政治局勢變化的槓桿。中國的世界地位訴求，成為二戰後秩序崩潰的標誌。中國不再甘願被二戰後美國設定的政經秩序所支配，力圖尋求與國家實力相稱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二戰後的歐洲一直受美國的戰略庇護，但在冷戰結束三十年後的今天，美國不願再為歐洲安全支付高昂費用。而歐洲已經對此安之若素，不願付出國防代價。因此，歐美關係、尤其是德美關係走低，便在預期之中。



其次，今日世界秩序缺乏有效供給，而曾經的穩定供給者地位受到動搖，且長期享用這一供給的受益方，也對這樣的秩序供給狀態明裏暗裏加以抵制。因此，二戰後秩序受到顛覆，已經讓各國對自己面對的新國際局勢謀劃已久或心照不宣。其中，崛起的中國所提出的世界替代性秩序，如「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成為建構世界新秩序的直接動力。

再次，在二戰後秩序與世界新秩序之間，已經展開了急迫的對弈之舉。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動作頻頻地嘗試建構具有明顯排斥性的新秩序。五眼聯盟(FVEY)的合作被高看，而美歐軸心的再造至少從目前來看不太順暢，主要是德國的響應較為低沉。中國則在自己的世界新秩序方案與二戰後秩序中猶疑：因為二戰後秩序正是中國得以崛起的依託，如何繼續依託這一秩序以保障中國持續發展，構成中國國家戰略應有之思；同時，中國又謀劃能夠為自己帶來更大利益的世界新秩序。這是一個崛起中的國家理所當然的「政治算術」，但相應也會引起「守成」強國的應急性反應：這讓當今對二戰後秩序本就不滿的美國，加快了世界新秩序建構的步伐，結果必然使兩種剛剛露出苗頭的世界新秩序之間充滿緊張：美國表現出強力捍衛「自由」秩序的意欲，中國堅決表現出維護國家崛起利益的不屈。於是，循貿易戰激化而擴大戰線，中美兩國之間圍繞世界新秩序建構，展開了二戰之後最為驚心動魄的對弈。有人將之命名為「新冷戰」，實際上中美之間豈止正在陷入新冷戰的泥潭？按照美國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前主任斯金納(Kiron Skinner)的說法，蘇美之間的冷戰，還只是歐美文化陣營內部之爭；中美之間的競爭，則是不同文化體系之間的競爭。因此，中美競爭倘若在不可控的情況下全面展開，那將是現代人類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尖銳競爭局面。

今日世界確實在步步陷入失序危機。一是二戰後秩序不再能夠發揮其長期發揮過的秩序整合作用。二是大國間的競爭可能失控，新型「代理人戰爭」已經出現在世人面前，如伊朗不明所以地遭到九輪轟炸、黎巴嫩貝魯特的大